

# 道德經 寵辱章心得

◎ 夏勤美

世人會患得患失的原因莫過於「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」《道德經·寵辱章第十三》，為何會如此？後學認為如同《道德經·安民章第三》提到：「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。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」皆因不能安定心中的萬民，讓內心眾念叢生，因此「尚賢、貴貨、可欲」若不能滿足，而在失而復得、得而復失的情況下，迴還往復沒有停止的片刻，我們的身心自然受到外境影響；因此會執著「賢名能否得、財貨能否滿足、慾望能否達成」，難怪會有「寵辱若驚」與「貴大患若身」的情況出現。

由以上可知「寵辱若驚」與「貴大患若身」對我們來說，實是兩大禍患，老子在提綱挈領說明這兩大重點後，接著又加以補充說明，讓我們得以了解，因此經文「何謂寵辱若驚？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

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」《道德經·寵辱章第十三》都是在印證「寵辱若驚」與「貴大患若身」。其實「寵」就是受人稱讚、處於順境，是人人都喜歡的；而「辱」就是受人欺壓、處於逆境，為人所不喜愛，因此世人常見好寵厭辱。

經文中將「驚」解釋成「驚恐不安」，但是後學心中一直有疑問：後學能明白在下位、在逆境，或是受人考驗時，內心是不安、恐慌的；但是為什麼在高位及順境時，內心也會驚懼呢？應該是很得意、很快樂才對，對此後學一直不得其解。後來看到《清靜經》所說：「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為有妄心；既有妄心，即驚其神；既驚其神，即著萬物；既著萬物，即生貪求；既生貪求，即是煩惱。煩惱妄想，憂苦身心，便遭濁辱。」原來當我們的心受

到外在境遇的影響，產生分別對待的妄心；妄心產生後，便會驚擾我們的元神，也就是自性佛。這時自性偏離，無法「守中」，所以有了「寵」、「辱」的認知，如此一來就會沉迷於境遇中而不知自拔，無怪乎會「著萬物、生貪求、身心苦」。

身為一貫道弟子，要如何將「道」沖於四肢百骸而用之？後學以為不離心念的轉化，若能轉念，又何愁道之不行；若能從驕傲自滿的心，轉為將一切成功或讚揚歸於上天，如此就能感謝天恩師德。在逆境時，從怨天尤人轉變為自我內省，方能初心不忘、回歸原點而達到「寵辱不驚」。同時因為無我相、無私心、不執著，自然得失於己都無礙，那麼患之大小與寵辱境遇，又怎能影響自身的心念與行為？因此老子說：人因為有這個身體，所以最大的憂患，莫過於「生」與「死」，求生、畏死皆為「保護這四大假合的身體」。觀察現今產業界，很多現象都是為符合「貴身」的需求而產生，並且盛行起來，比如為求延年益壽、為抗老化而使生技、安養照護等產業不斷成長並茁壯。

這樣看來，這四大假合的「身」似乎是一大禍患；但是天不言、地不語，有肉身的存在才能代天宣化，這

樣看來好像有所矛盾。其實從「身」來看，若是汲汲營營於滿足自身慾望，讓生活充斥著酒色財氣，這個身體所做所為當然是罪惡的根源；若是心心念念都是服務人群，從良心出發，那麼此「身」則是建德的基本。

古人說：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。」「身」是建德的基本抑或罪惡的根源，端看我們如何去使用。所以「有身」與「無身」，不在於肉體的存滅，關鍵在於心理「放得下」還是「放不下」。若是「放不下」，則禁不起世事浮沉，寵辱必驚，遇事皆憂；因「放不下」，所以看不開人生真理，憂生患死，執著於物。所以我們若能看輕此身所求、所想，不為此身利益考量，那又有何禍患？

要如何從「寵辱必驚」轉為「寵辱不驚」？從「憂生患死」變為「借假修真」？唯有抱道奉行，不離方寸寶地，德行展現，才能回歸原點，時時保持平常心；而能寵辱不驚、順逆不動心，進而展現生命價值。若能以中道用事，對世情的毀、譽、稱、譏，自然不動於心，立場堅定。

因此，若是能把看重自身的心，轉為照顧天下，把天下的人當做自身來照顧，愛護眾生就像愛護自己一樣，那麼便能實現大同世界的理想。